

BANGJIA BANGJIA BANGJIA

# 绑架



长  
西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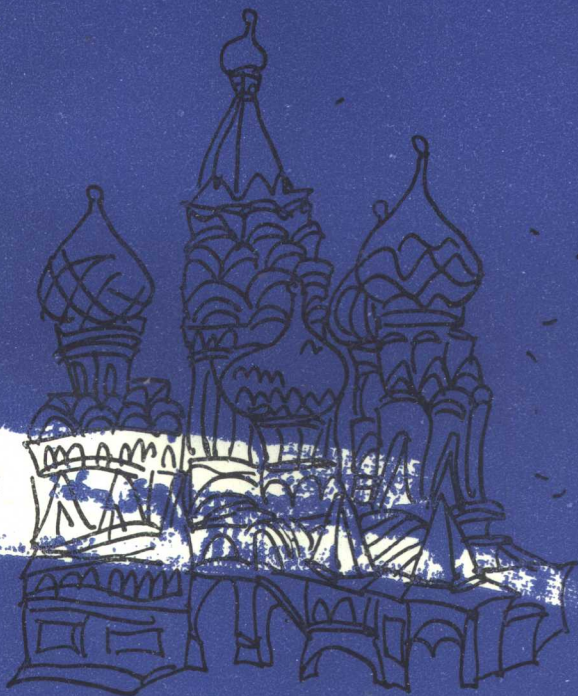
张西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2 034 3825 3

# 绑架



## 内 容 提 要

作品写了一名中年核物理学家，在友好国家反间谍机关的支援下，与克格勃分子展开尖锐斗争的故事。

在描写扣人心弦的绑架反绑架中，穿插了主人公郭翔与苏联籍妻子莉娜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，歌颂了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。

该书故事曲折，情节惊险，寓意深刻。

## 绑 架

张 西 庆

\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875印张 2插页 212千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6,500

书号 10331·107 定价 1.30元

朴实纯洁的迎春花，  
属于你；  
正义的强者，  
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

——录自一位科学家的电稿

6.21.13/1.0

一九七八年的春天，明媚温和的阳光普照披上绿装的大地。桃花、杏花、迎春花，争奇斗妍，向人们绽开了妩媚的笑脸，喷放着沁人肺腑的馨香。欢快的鸟雀唧唧喳喳，在树枝上啼啭追逐。勤快而不知疲倦的蜜蜂，在花的世界里嗡嗡飞舞……

雄伟、壮丽的北京飞机场，一派繁忙景象。各种型号的飞机不时起飞、降落，不同肤色、讲着各种语言的旅客熙来攘往。

“各位旅客，由××途经北京，飞往××去的国际航班飞机，马上就要起飞，请大家到1号检票口检票登机……”候机大厅里，女播音员用悦耳、柔和的汉语反复广播之后，又用英语广播了同样的内容。

各种装束的外国旅客步出候机大厅。

“谢谢！”“欢迎您下次再来！”“再见！”亲切、热情、友好的话语在空中回荡。

旅客们拎着提包，向一架机身两侧漆着英文字的某国大型波音707飞机走去。他们鱼贯而行，相继登上舷梯。不少外国客人站在机舱门口，激动地挥着手，向送行的中国朋友们，向可爱的中国首都北京告别。

在不引人注目的候机室门外平台尽头，站着一对白人夫

妇和一个五、六岁的黄头发小男孩。男的，名义上是苏联塔斯社驻北京记者，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重要成员。

塔斯社“记者”的妻子，身材纤细。浓密而秀长的金发，略呈卷曲，散垂在肩后。由于脸庞洁白红润，就使频频闪动着的长长的眼睫毛，显得格外明显。她装出悠闲自得的样子，不时地弯身逗着孩子。

男的四十多岁，高高身材，穿着闪光的酱色西服，系着漂亮的蓝色领带，泛着红光的胖圆脸上戴着一副金丝平光眼镜。他手拿一本《人民画报》，好象在专注地翻看着，实际上他最关心的是候机楼两侧水泥路面上的行人。

他抬头望了一眼快要上完飞机的旅客，急忙把左胳膊的外衣袖子向上推了推，一只锃亮的手表露了出来。

“嘀嘀——”随着一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，一辆“红旗”轿车和两辆“上海”小车驶进机场停下来。

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年干部和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年人，下了“红旗”轿车。

老年干部叫罗斌，是某部的副部长，他年龄六十七、八岁，穿着普通的布底鞋，留着寸头。黑色浓眉下的那双和蔼、慈祥的眼睛，给人以忠厚的印象。啊，还有他右嘴角下面的那一寸长的疤痕，则是他经过枪林弹雨洗礼的重要标志。

中年学者郭翔，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。他那瘦削的身材、端庄的相貌，使他显得十分干练。特别是那对深邃、清俊的眼睛，似乎总在告诉人们，他是个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人。现在，他受命率领我国一个科技小组，到西欧某友好国家进行考察。

站在候机楼外面平台上的那个塔斯社“记者”同妻子会意地互相对视了一下，男的立即按动手表指针，转身对着郭翔和罗斌的方向站定。

罗斌微笑着紧紧握住郭翔的手，语重心长地嘱咐说：“郭翔同志，更多的话我也不重复了，希望你们这次出国考察取得圆满成功！”

郭翔坚定地回答：“请罗副部长放心，我们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！”

“好，好啊！”罗斌满意地点着头，然后同每个科学家一一握手。当他与考察小组副组长杨森教授握手时，低声嘱咐说：“杨森同志，我再向你讲一遍，郭翔同志是我国优秀的科学家，你们去的地方，情况相当复杂，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要多加关照，千万不能麻痹大意……”他看了杨教授一眼，又强调说：“飞机在中途停留，你们不要外出活动；到达目的地之后，一切都要取得我们使馆的帮助。”

杨森完全领会了罗斌这番话的含义，认真地点头应允。

罗斌同杨森交谈时，女工程师周敏含情脉脉地走到郭翔身旁，似有许多知心话要说，但又不知如何开口。

郭翔习惯地用右手推了推眼镜，感激多于责怪地说：“周敏，昨天不是说好，妈妈和你都不来机场吗？怎么你又……”

周敏莞尔一笑，脸上飞起一片绯红：“原先是说不来，可不知怎么搞的，到时就身不由己地搭杨教授的车赶来了。”说完，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印着烫金天安门图案的精致笔记本，放在郭翔手里，感情炽热而又含蓄地说：“请把考察的见闻、感想都记下来，我们以后好留个纪念……”她的两只好看的大眼睛，闪耀着光芒——这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渴望

之光、追求之光……

“谢谢，你想得真周到！”郭翔接过笔记本，感激地望着这位庄重、温柔而又多情的大姑娘。

周敏是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女子，虽是四十出头的年龄了，但体态依然苗条而丰满。她具有泛着红晕的白皙肤色，自然微卷、黑油油的头发，再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，恰到好处地镶嵌在鸭蛋型脸盘儿上，更加显出了东方女性的典雅之美。

面对这位美丽痴情的大姑娘，郭翔讲完那句简短的感激话后，好象无话可说了。站在身旁的罗斌，为了消除这种“冷场”气氛，就以长者的身份对郭翔说：“郭翔，周敏已经等了你十八年了！你还拖得个啥子劲呢？等这次考察回来，你们就把婚事办了吧，可千万不能再拖啦！”

周敏瞥了郭翔一眼，有点愠怒却又低声地说：“也许人家要等到头发、胡子变白了……”

郭翔尴尬地用手抚摸着头发，模棱两可地说：“等等，以后再说吧……”

罗斌脸色一沉，装着严肃而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你呀，我要不是你的领导，我这做伯伯的长辈，”他抬起胳膊，故意挥挥拳头，“非给你几拳不可！郭翔，你爸爸去世后，你在家是长子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总该为自己母亲想想啊！”他看了看手表，又用痛爱的口气说：“起飞时间就要到了，你们俩人的婚事我就下决心包办到底了，周敏先在家做做结婚准备——哎，对啦，要多买些喜糖，到时我是一定要去参加婚礼的。”

周敏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郭翔呢，却是巧妙地避开了结婚的话题：“罗副部长，我们报的发展规划和科研项目，最好能在我们考察回来以前批下来，以便我们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！你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工作、科研。”罗斌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用手拍拍郭翔后背，示意他赶快上飞机。

周敏拎起小皮箱递给郭翔，痴情含泪地告别说：“放心走吧，家里的一切有我呢，如有时间和可能的话，请一来一信——”

郭翔低声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！”

“盼你早点归来，我等着……”周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感情了，一串晶莹的泪珠滚落到衣襟上……

郭翔最后登上了飞机舷梯，他回转身来，向罗斌、周敏和其他送行的人们，招手致意。接着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祖国首都的新鲜空气，怀着惜别不舍的深情回身跨入客舱。

郭翔凭机窗望去，机场大楼在机翼下越变越小。他似乎看见周敏还在机场上，举着颤抖的手臂，痴迷地凝视着茫茫的天空……

那对白人夫妇默默地交换了一下得意的目光，男的又按了一下手表开关，仍然装着轻松悠闲的样子，向四周望了望，断定没有异常现象，就领着孩子走进候机大厅。

郭翔坐在靠近机窗的座位上，一直抑制不住自己不平静的心情。他为了摆脱那种心境，两眼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机舱窗外那不断变幻的美丽画卷……

那巍峨、峻峭、千姿百态的群山，那闪着银光、白色绸带似的江河，那碧波万顷、丰收在望的田野，那高耸入云、昼夜喷射着火焰的一个个烟囱……这尽收眼底的一山一水、

一草一木，郭翔感到格外的新鲜、亲切！然而，更使他暗暗庆幸和自豪的是，他这个在十年动乱中家破人亡、九死一生的人，如今居然能身负重任，赴国外考察。

无情的岁月在流逝。时间过得真快，郭翔清楚地记得，从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出国到现在，一转眼，三十年过去了。

在这三十年中，祖国、家庭和个人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！且说十年动乱的“文革”吧，当部长的爸爸被那些造反派活活打死了；任局长的妈妈在狱中蹲了好多年，险些被夺去生命；自己本身也被隔离审查许久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摧残。对于这一切，郭翔总认为，过多地去想它是没有啥用处的。他最感痛惜的是，祖国的尖端科学水平同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，本来存在着的差距，经过十年动乱，拉得更大、更远了！郭翔明白，作为一个科学家，唉声叹气，是不能改变这种落后现状的；只有振作起精神，以孩子为母亲分忧的主人公态度，急国家之所急，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才能把失去的时间夺过来，把落下的工作弥补上。

郭翔就是抱着这种心愿，大胆地向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，写了发展尖端科学项目的书面建议。有关部门和领导对他的建议极为赞赏，并从各个方面支持他的工作。

“机会难得，重任在肩，我到底应该怎样圆满完成这次考察、学习任务呢？”郭翔注视着面前的公文包，又默默地思索起这个反复琢磨过的问题来……

飞机每小时以千公里的航速，在万米以上的高空飞行着……

郭翔在绞尽脑汁地思索着……

痴情的老姑娘满腔热忱地盼望着……

然而，整个身心都扑在事业上的郭翔哪里知道，在北京的苏联使馆里，在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里，在卡拉奇机场上，在西欧某国苏联大使馆里，一个早已拟定好的阴谋计划，随着郭翔的行动，诡秘、快速地行动起来了。

在北京机场出现过的塔斯社“记者”夫妇，从候机大厅出来以后，乘上自备小轿车，火速离开机场，冲向通往市内的平坦柏油公路。

戴眼镜的塔斯社“记者”，利用他的公开合法身份，专门干着收集、刺探中国情报的罪恶勾当。他这次偕夫人“光临”首都机场，也是负有重要使命的。他右手腕上戴的并非真正的手表，而是一只特制的间谍秘密武器——“FD 3”摄影机，系苏联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新产品。它的体积极小（隐藏在手表里），拍摄性能极佳，间谍人员可以使用针眼大的微型胶片，在光线极差的条件下拍摄各种物象。

这个塔斯社“记者”的汽车驶到使馆的大门时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吐着一股黑烟，飞了进去。紧接着，“嘎”的一声尖叫，来了个急煞车，致使车体前后激烈晃动着。

此刻，这位貌似文质彬彬的“记者”，已顾不得照料妻子、孩子，跳下车来，三步并作两步地向楼上办公室冲去。

在一间密室里，一个身体肥胖、年龄五十左右的负责人听完“记者”的汇报，兴奋而亲热地说：“谢谢你！一个好的开端，必定会有满意的结果。”他两只狡黠的眼睛一眨，立即命令道：“即刻给莫斯科总部发报！”

## 二

“嘀嘀嗒嗒，嗒嘀嘀……”，电波载着苏联驻北京使馆发出的特急情报，其中包括郭翔离开北京机场的活动影片资料，准确无误地传到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的一座灰色大厦里。

这座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九层石头建筑物，没有任何标志。不知内情的人，都习惯地称之为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。在十月革命前，它是全俄保险公司的办公室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扩建成这座九层的大楼，仍同其他旧建筑物相连。在这个建筑群当中，围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天井。大厦的前面，横过捷尔任斯基广场，是热闹非凡、专卖玩具和儿童用品的“儿童世界”。天真烂漫、充满欢笑的孩子们，做梦也想象不到这座建筑物的真正用途是什么。

就内部装饰而言，它的走廊和墙壁，完全涂成浅绿色，房间里的天花板比较高，照明用的灯光是从镶在天花板上的光亮灯泡发出来的，因为灯泡外还有巨大的球型灯罩，所以灯光变得很柔和。这里，除少数几个高级办公室铺有地毯、配有名贵沙发外，其他房间的布置都相当简单。光秃的拼花地板，家俱新旧不一，木制的办公桌上一般都放着一组电话机。

然而，这个不显眼的建筑物，警卫非常森严；面向天井

的所有门窗，都有铁制栏栅或厚窗帘，有些门窗还用铁皮封着。凡在这儿工作的人员，即使每天不干工作，也绝对不能忘记关好门窗。如果忘记，就会受到上司的训斥或处分。

走进每个房间，最惹人注目的是，里面都有牢固的、带有暗码锁的文件柜和复式保险箱。那怕一张纸片，一个信封，一枚报废邮票，每天下班前都得放到保险箱里，还要用火漆加封。除此之外，每天都有专门人员逐个房间地进行安全检查。

这儿就是令人望而生畏、当今世界最有威力的、其权限仅次于克里姆林宫、而高于其他任何一个机关的谍报机构——“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”，或称克格勃总部。

每天刚过八点，在这儿工作的几千名人员，开始从附近两个地下车站涌出，穿过广场，走进克格勃总部六个大门，到地下室餐厅和在主建筑物的第八层楼的餐室，享受价廉物美的、在莫斯科其他地方不易买到的食品，有新鲜的牛奶、鸡蛋、火腿、香肠和水果……

这里的人员，每天九点钟接过夜班人员的工作，开始办公。他们各有所长，并按照严密的分工，各干一行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任何人从不乱问、乱说、乱猜不应该知道的事情。否则，那铁面无情的纪律，将会使其得到撤职、查办、坐牢，甚至永远从地球消失的待遇。

这个国中之国的间谍机关，和其他国家的这类机关相比，究竟有何不同呢？美国已故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头子杜勒斯认为，它“远远超出了一个秘密的警察组织，远远超出了间谍和反间谍组织”，是一个“颠覆、控制和暴力的工具”，采取各种手段“对别国内务进行秘密的干预”。杜勒斯的这种

讲法，尽管不尽准确，但还是比较真实地勾画出了克格勃的面貌。

事实上，克格勃也的确是当今世界上，拥有最雄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和技术设备的间谍机构。它在国内外有一套庞大的体系，已经建立了全球性间谍网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目前苏联克格勃人员有九十万名左右，其中还没包括兼职人员。

这个组织的全职间谍人员，分散到世界各地，无孔不入地收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，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机密情报，竟连西方各大城市每日商品价格的涨跌，他们都搜集得一清二楚。

克格勃“档案中心”根据苏联领导集团的政治需要，指令他们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间谍，对到过苏联国土的或者从未到过苏联，但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士、官员、科学家，以至某个他们感兴趣、认为日后可能加以利用的人，都设法进行调查，把详细资料送回到莫斯科入档。

目前，克格勃“档案中心”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，储备着数百万外国人的档案。每一个人的档案都相当详细，除姓名、别名、出生年月、简历、任职部门及职务以外，还有现实状况，包括：喜不喜欢本职工作，与顶头上司关系如何；政治倾向，对本国政府的看法，对苏联政府的看法，有什么重要言论和文章；本人经济情况，家庭责任感是否强，婚外有无性关系，享受欲强不强；本人有什么特殊嗜好，是喝白酒或是啤酒，喜欢音乐还是爱好体育，性情孤傲或是沉静，常穿的服装样式、颜色，等等。总之，凡是与被调查者有关的细枝末节，包括传闻和流言蜚语，都要收集记录。

这些档案，平时被贮存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室内。一旦需要，“档案中心”查询处的技术人员只要按一下电钮，输入信息的电脑便工作起来，并通过电传打字机录出所要索取的详细情况来。

更为令人震惊的是，最近几年，他们竟不择手段，肆无忌惮地进行暗杀、绑架活动，听后真是令人发指。已经公演的影片《蛇》、《沉默的人》所反映的内容，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凭空杜撰，而是根据克格勃间谍组织的罪恶事实编写的。

克格勃女报务员，把译好的电文立即送到一个办公室里：“上校同志，北京急电！”

“好的，快给我看！”上校接过电文。“鹰已腾空”四个字射进他的瞳孔，他脸上泛起了一丝称心的微笑。

此人五十多岁年龄，身材微胖，肌肉发达，略有些秃顶。他的名字，根据需要经常变换，一般外界人士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。

但是，因为他生就了一副怪相，不管怎样乔装打扮和变换姓名，还是能叫人认出的。这就是，他的那颗象土豆似的又大又红的鼻子长得太显眼。所以，有人管他叫“红鼻子”。

这个“红鼻子”是俄罗斯人，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，卫国战争期间，在陆军某部侦察科工作。因对敌侦察有功，被上级称为“足智多谋”的侦察兵能手。战后，他被送到情报学校学习。毕业后，分配在“内政部”工作。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，赫鲁晓夫建立克格勃新机构时，他也被选调去了。

这个“红鼻子”，尽管其貌不扬，可大脑的思维能力却极

为活跃，政治嗅觉也相当敏锐，不管国家和党内形势怎样变化，他始终都能得到上司的赏识和重用。

他现在的职务，是克格勃对外谍报局下设的、由局直接领导的“行动执行部”的一名负责人，军衔为上校。

“行动执行部”是克格勃里面最为凶狠残忍的一个部门。它的任务是干黑话称之为“湿活”的暗杀活动。其成员大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军官，他们的军衔、级别都相当高，部长、副部长都是将军衔。国外的重要破坏活动，搞军事阴谋政变或重要的政治谋杀、绑架、暴力破坏，就由这个部门策划、指挥和执行。

“红鼻子”上校，平时不讲究穿戴，表面嘻嘻哈哈，给人一种很随和的印象。实际上，他是一个非常毒辣、极为阴险的刽子手。克格勃的一些重大谋杀和绑架事件，几乎都由他指挥执行。了解底细的人说，他不久就要晋升为少将，任这个部的副部长。

“红鼻子”上校拿起电文，又看了一遍。他低头在屋子里踱了几步，然后看了一下手表，立即坐在办公桌上，抓起钢笔拟了两条电稿，递给女报务员，命令道：“立即分别发报给巴基斯坦使馆和别克，让他们做好‘迎送’和‘欢迎’郭翔的一切准备工作！”

“是，上校同志！”女报务员拿着那两张电报纸，答应着转身离去。

仿佛在战场上作战一样，克格勃总部最现代化发报机迅速地开动起来了。紧急电波从克格勃总部飞出，在郭翔乘坐的707客机到达之前，已飞进了驻巴基斯坦的苏联大使馆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另一份紧急电报也飞进了苏联驻西欧某

国大使馆的机密报房。

在驻西欧某国首都，苏联大使馆的机密房间里，一个披着外交官外衣的克格勃间谍别克，正拿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发来的郭翔在北京机场的传真录相，以及与郭翔有关的一些照片资料。别克今年五十岁左右，中高身材，头发油光发亮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透过镜片看到的是一双常含笑意的眼睛。他风度翩翩，谈笑自若，很象一名学者。

别克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，和郭翔是同班学友，两人平时非常要好。刚入学的那两年，别克在学校里表现很好。他刻苦钻研，脑子又机灵，考试成绩总列前五名。别克还是班上和学校的共青团干部，真称得上品学兼优的学生，因而一直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。后来，他不知怎么爱上了西方音乐，跳舞也着了迷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他就穿上漂亮的流行服装，系上时髦领带，飞快扎进舞场，一跳就是几个小时。接着，他又热衷于谈情说爱，追起漂亮姑娘来了。他也真有诀窍，不管什么样的姑娘，只要他有意，很快就能搞得火热。这样以来，他便开始厌倦学校生活了。“将来如果干点既能出人头地，又不费力气的差事，那该多好啊！”这，已经成了别克苦苦思索、孜孜追求的人生道路了！

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“秘密报告”，公开背叛列宁主义原则。

善于投机取巧、看风使舵的别克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，闻到了特殊气味以后，就象变色龙一样，又开始蜕变了。在此期间，他结识了那个“红鼻子”上校，很快成了莫逆之交。

别克为了实现往上爬的目的，千方百计地讨好当政者。